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8年11月20日 (第181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传统基金会：中美经贸摩擦将给美国带来长期损害

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对美国的农民、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将造成长期损害，因此应取消关税，寻找其他方法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美刊：纳瓦罗是特朗普贸易政策背后的“疯子”

纳瓦罗是特朗普贸易政策背后的“疯子”，他让敌人和盟友都相信特朗普有能力并且有意愿采取一切措施来让“美国再次伟大”。

中美关系

美国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具有潜在威胁

兰德公司网站 11 月 9 日登载该智库专家何天睦(Timothy R. Heath) 的文章称, 美国的政治极化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潜在威胁。

文章称, 美国面临着自内战以来最激烈的两极分化, 对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而言, 可能会带来三个重要影响: 第一, 两党就中国带来的挑战达成了共识, 这为统一行动提供了重要但脆弱的基础; 第二, 分化严重的党派环境加剧了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增加了危机爆发的风险; 第三, 激烈的党派斗争也增加了危机爆发时决策瘫痪的风险。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 在中国问题上, 两党分歧相对较小。但在中国问题上的团结对修复美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几乎没有帮助。美国政治两极分化达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程度, 为了与中国竞争, 美国领导层设法制定具有战略价值的措施, 但激烈的党派斗争成为了严重的阻碍。动员公众舆论反对中国可能会推动有争议的政策通过, 但这么做也有风险。随着紧张局势和相互敌对的言论加剧, 军事危机的风险可能正在增加。此外, 两极分化可能削弱危机发生后政府做出迅速和大胆的决策的能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应更努力地与本国民众和国际盟友及伙伴沟通。进一步教育国内选民并争取他们的支持, 或有助于推动地区贸易协定等具有战略价值但政治上敏感的措施得以执行。

沃顿商学院院长建议特朗普在“习特会”中关注投资

《外交事务》双月刊网站 11 月 12 日登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勒特 (Geoffrey Garrett) 的文章称，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在二十国集团 (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时举行会晤，双方在会晤中应关注投资而非贸易。

文章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时应该非常想要化解中美贸易战，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但特朗普面临的问题是，他无法从中国得到想要的东西：立即大幅削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特朗普可能会得到一些保证，比如中国会购买更多美国出口产品，但这不会改变导致巨大贸易失衡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中国人的储蓄远远超过美国人，美国人的消费远远超过中国人。

中国能提供且美国应该接受的方案是投资，而不是贸易。特朗普应该推动中国为在华投资和经营的美企提供更多市场准入和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他还应该改变中企在美投资的条件，目标应该是让中企减少对现有资产的收购，更多地投资有望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新项目。

由于受到贸易战、中国限制资本外流、美国收紧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等影响，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未来几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得到中国的大量投资，并且与中国共同受益。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方法得当，中国的投资不仅会带来就业岗位，还会缩小贸易逆差，美日贸易关系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贸易战”已经成为中美搜索引擎中搜索次数最多的术语之一。但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中，传统贸易并非主角，跨国公司才是主流，这才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时应该关注的重点。贸易逆差看起来是零和游戏，但双边投资自由化能带来双赢，现在应抓住机会。

约瑟夫·奈：中美关系是合作性竞争关系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登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文章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进入新的阶段，但以冷战作比具有误导性。

文章称，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以成千上万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和文化联系。相反，如今中国的核力量更为有限，每年中美贸易额巨大，且有超过 35 万中国留学生和 300 万游客前往美国。今天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应该被称作“合作性竞争”关系。

二战后，中美关系先后经历了朝鲜战争后充满敌意再到有限合作对抗苏联的两个阶段，冷战结束后开启了经济合作的第三阶段。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俄称作主要竞争对手，开启了第四阶段。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第四阶段的开始标志着美中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以一战时德国和英国的例子来类比。然而，一战爆发的原因复杂得多，且更为重要的是，1900 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英国，而中国目前的 GDP 只占美国经济体量的五分之三，美国也有更多时间和资产来影响中国崛起。

幸运的是，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并未将中国视为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强大的对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以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或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给对方造成生存威胁。中国不打算入侵美国，也无法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决定中美第四阶段关系不是冷战而是“合作性竞争”的另一个因素是，中美都面临着跨国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毒品问题、传染性疾病以及恐怖主义等，只有双方共同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挑战。

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维护美国国家安全需要与中国合作，而非打压中国。关键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能力在

“合作性竞争”方面进行思考，因为在民粹国家主义时代，政客们更容易制造对新冷战的恐惧。

传统基金会：中美经贸摩擦将给美国带来长期损害

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对美国的农民、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将造成长期损害，因此应取消关税，寻找其他方法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托丽·怀廷 (Tori K. Whiting) 撰文称，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对美国的农民、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将造成长期损害。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美国对中国挑起经贸摩擦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用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收益”这句口号，减缓了人们对其征收关税及可能招致报复的担忧。这场贸易争端中有人因特朗普糟糕的贸易政策而蒙受损失，譬如美国的大豆种植者。特朗普甚至把这些受害者称之为“爱国者”，向他们发放上百亿美元的补贴以弥补损失。

在贸易争端发生后，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能获得长期收益，但摆在眼前的现实却是，美国即将遭受长期性损失。受损的不只是农民和制造商，最终，每个美国人都将为更高的关税买单。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说法，美国大豆的销售额低于去年，“原因是对华销售额下降，目前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较上一季度下滑了 85%”。农业部解释称：“销售情况不佳与销售额显著降低这两个现象都表明，中国对购买美国大豆的兴趣不大，而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决定将大豆列入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商品清单。”

然而，美国大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迅速下滑。据农业部估计，2017 至 2018 年，大豆的市场份额约为 29%，

是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支持经贸摩擦的人声称，豆农可以将大豆更多地出口到世界其他市场。他们还援引近来美国与欧盟之间达成的几项公告，宣称可以以此最大限度地降低在中国市场的直接损失。然而，实际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目前，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大豆出口还未能弥补在中国市场所遭遇的销售损失，未来这一损失能否得到弥补也还是个未知数。

此外，美国大豆种植者也表示与客户的关系对于大豆产业十分重要。来自密歇根州的豆农艾伦·摩尔（Alan Moore）表示：“与客户见面、了解他们的需求并让他们也了解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摩尔强调了“一对一”见面的必要性，这样双方才能明白互相合作对彼此的重要性。

当关税或其他紧张局势对交易造成阻碍时，人们对维持这种合作关系的关注就会减少。如果合作关系破裂，原来的合作伙伴与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建立起合作关系，那么现在销售额或市场份额的减少意味着未来几年美国企业可能会面临大问题。

美国制造商曾经在税改方案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这一次，他们从政府处所获得的“激励”与以往略有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进行重新谈判，汽车与零部件有可能被征收关税，而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对中国采取“第三阶段”的措施，一旦这些措施得到执行，制造类企业将遭遇更大的打击。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在9月份）支付了44亿美元的进口关税，其中14亿美元是由于政府的关税措施而造成的产品关税增加。”

美国国内许多产品例如钢铁产品受到关税影响，在2018年价格抬升，因此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进口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负担。企业本可以用这些资本雇用新员工、为员工加薪或增加公司投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资本压力可能意味着抬高商品价格、解雇部分员工，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关门歇业。

总之，有迹象表明，全美有许多农民和制造商的利益将会遭受长期损害，并且这一迹象正变得越发明显。现在，是时候该让特朗普停止伤害美国的“爱国者”了，应当取消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新关税，并寻求其他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美国外交

博尔顿称美将推行更强硬的拉美战略

《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 11 月 12 日载文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于月初在迈阿密发表演讲，阐述了特朗普政府至少未来两年内将在拉美地区采取的重点战略，主要是对拉美区域的“捣乱分子”采取更强硬的对抗措施。

他在演讲中说：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暴政”是人们承受巨大痛苦的原因，是区域面临高度不稳定的源头，以及“西半球共产主义的邪恶摇篮”。这些“恶棍国家”造成了有组织犯罪和难民流动，并且传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方。博尔顿指出要更积极地利用美国政府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为了应对委内瑞拉的局势，博尔顿宣布了针对该国黄金行业的新制裁；对于尼加拉瓜，博尔顿虽未宣布新制裁，但在演讲中称，除非总统奥尔特加举行“公开、公正和提前的选举”，否则其会感受到“美国强大的制裁体系的全部威力”；古巴方面，博尔顿称美国将增加禁止与美国公民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的人员及公司名单，此外他还呼吁古巴应对委内瑞拉持续的政治压迫负责。

文章指出，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仅限于对抗“恶棍国家”是不够的，还需要以高度的关注和娴熟的外交技巧来应对与墨西哥的关系，与博索纳罗领导的巴西极右翼新政府的关系，与哥伦比

亚的关系以及中部美洲的暴力事件。

美媒：撇开特朗普，世界继续前进

《华盛顿邮报》网站 11 月 13 日载文称，近期巴黎举行的一战停战纪念活动表明，世界在不断适应特朗普是美国总统的事实。

出席一战纪念活动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建设“欧洲军队”以提防中美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支持。而特朗普称该建议是一种侮辱，并发推回击。特朗普自上任后就让北约盟友感到不安，让其怀疑美国是否仍旧愿意在国防开支方面提供资助。如今，欧洲国家似乎认准了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保护者，必须增强自我防卫。

文章称，世界正撇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而运转，特朗普政府实行“退出外交”，其他机会主义国家则迈出了步伐。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其不断奔走斡旋，代替了美国作为全球代理人的角色。2016 年，美国选出了一名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的总统。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希望美国可以找回平衡，但同时也在未雨绸缪，另作打算。

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外交及国防政策影响重大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撰文称，美国总统选举总是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或担心或期待，但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从未像今年这样引起国际社会如此高的关注。

曼宁称，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可能会对特朗普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下令国防部将防务开支从 7330 亿

美元削减至 7000 亿美元，预计民主党人将会重新增加。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推动结束美国对也门战争的参与、推迟对沙特军售、调整对阿富汗的政策、增加在非洲的军事行动。此外，民主党人很有可能挑战特朗普的核政策，他们可能会设法扼杀制造低当量核武器的计划，以回应俄罗斯的核政策。

在外交政策方面，民主党人可能会反对特朗普“反全球化”的议程，支持美国在欧洲、亚洲强化盟友关系，进一步支持多边机制。特朗普的对朝政策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将会更频繁地举行相关听证会。在贸易和中国问题上，民主党人普遍会支持特朗普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将是一个重要议题，由于新协议会解决民主党人关心的一些关键议题，尤其是劳工权利，因此预计谈判可能不会受阻。

对于观察人士关注的中期选举是否标志着美国回归民主规范，这一点尚不明朗，极化、性别和种族分歧越发尖锐。特朗普对新闻和司法系统的谴责，以及对单边政策行动的喜好没有消退。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衰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打击随处可见。曼宁称，需要系好安全带，因为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将是一段疯狂的旅程。

美国防战略委员会称美应警惕军事优势大幅削弱

《国会山报》网站 11 月 14 日载文称，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当天发布报告称，美国正面临国家安全危机，如若不及时应对且国防部得不到充足资金，那么美国的军事优势将受到极大打击，遭受严重且深远的影响。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于去年 7 月根据 2017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规定而成立，共有成员 12 名，由前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埃

德尔曼 (Eric Edelman) 领导。

报告指出，美国当前面临着诸多对手和挑战，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的威胁日益加剧，诸如“圣战”组织等跨国恐怖组织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愈发猖狂。委员会在审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后称该报告的定位正确，但是没有应对一些关键议题并提供具体方案。国防部在避免危机时需要更多资源，目前的资金难以同时应对核武器及传统武器现代化。该报告还特别批评了国防部试图通过机构改革的结余来填补资源不足的方法。

报告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殷霍夫 (James Inhofe) 称赞其明确了国家面临的严酷抉择。他还称，美国需要将战略转化为行动，对国防的资助极为紧迫。

称沙特是“好兄弟”，特朗普再引争议

当地时间 11 月 20 日 (周二)，白宫网站发表题为《特朗普总统关于站在沙特一边的声明》称，卡舒吉一案骇人听闻，美国不会宽恕，但案件的全部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得知，而且沙特与美国一道打击伊朗、控制油价，是好盟友。特朗普的言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

Vox 政治评论网报道称，，特朗普不斥责沙特皇室尤其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外交政策。从竞选初期开始，特朗普的政策就呈现三大支柱：优先考虑他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交易，尤其是经济交易；支持任何奉承他的人，远离那些不奉承他的人；看重的是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周围人的专业素养。这三大支柱撑起了他的外交政策，而且在周二的声明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特朗普强调了沙特能为美国提供经济好处。声明称，“沙特阿拉伯王国同意在美国支出和投资 4500 亿美元”，“它将

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以及更多的财富”。

其次，特朗普有意强调沙特满足了他的要求。他特别提及去年访问沙特时受的热情款待，而后表示，“利雅得方面与我们密切合作，并对我提出的将油价维持在合理水平的要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这对世界而言非常重要”。

最后，质疑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特朗普称，沙特国王和王储都否认与卡舒吉的死亡有任何关系，并称“我们的情报机构会继续评估所有信息，很可能王储事先知道这起悲剧，他可能知道，他也可能不知道”，人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案件的所有真相。

报道称，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特朗普的决定与其说是出于精心策划，不如说是为了遵循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他应该做的就是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为美国带来利益。

美国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向来不合，然而，这次他们难得立场一致，都批评特朗普。田纳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寇尔克(Bob Corker)在推特上写道：“我从没想过有一天白宫会成为沙特王储的公关公司。”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发推文称：“当失去了道德声音，我们就失去了最强有力的资产。”

《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特朗普在声明中称安全事关美国的重要利益，但若美国在外交上持双重标准，即谁能出够多的钱买美国的武器，美国就能放弃价值观，那么美国无法让世界变得更安全。特朗普的回应将商业交易置于尊重自由和人权的美国价值观之上，将私人关系置于美国战略关系之上，背叛了美国的利益。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与沙特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给美国带来的切实利益太有价值，以至于不能因为卡舒吉遇害而被抛弃，即便他是美国居民。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等人认为特朗普在事关中东的战略

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特朗普知道利雅得在对抗伊朗崛起方面极其重要，他有理由避免让卡舒吉之死危及这一战略。”

分析人士称，特朗普的声明将带来严重后果。首先，特朗普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关系或进一步恶化。据称 CIA 彻查了卡舒吉案件，认为是萨勒曼下令杀害卡舒吉的，而特朗普在声明中对这一结论提出公开质疑称，“也许他做了，也许他没做”。因此，特朗普与情报界之间的隔阂可能加深。

其次，美沙关系或将遭遇更大阻力。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保罗·马斯格雷夫 (Paul Musgrave) 指出，下届国会的民主党人准备通过立法来结束美国对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的支持，民主党官员甚至是总统候选人，可能不得不抨击沙特，以证明他们的自由派诚意，这将使他们更难站在利雅得一边，哪怕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最后，可能会向独裁者发出错误信号。CNN 评论称，特朗普实际上是在告诉全球独裁者，如果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华盛顿将对侵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行为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通过强调沙特在美国的投资，特朗普相当于在宣示：华盛顿标了价格，几代美国人珍视的原则不过是商品而已。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还“不够火候”

Politico 网站 11 月 14 日载文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特朗普需要在民粹主义方面加大投入，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是喊喊口号。特朗普既非常民粹主义，但同时又不够民粹主义。

文章称，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完全）是

形式上的一一好斗、情绪化、反复无常、脱离实际。情绪化是特朗普吸引力的核心。特朗普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与其他共和党人不同， these 问题是特朗普民粹主义的核心，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共和党人。在执政的头两年，特朗普所取得的最大立法成就是典型共和党式的减税政策。在缺乏民粹主义实质的情况下，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提及移民的话题，并搬出那些容易引起媒体关注的挑衅话题。文章称，特朗普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个性，他也不会成为郊区选民的候选人，但微小的变化可以带来改变。

文章称，在 2020 年之前，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应少一点形式，多一点实质，并且对工人阶级选民和郊区居民产生交叉吸引力。尤为重要，要有一个与民主党众议院对抗的筹码，这个筹码不是总统办公室签署许多法案，而是在 2020 年大选中在医保、大学费用以及工资等标志性议程上取得突破。特朗普在民粹主义的深度与广度上下功夫，可能为选举成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美学者：特朗普精神上的不稳定将危及美国乃至全球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登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D. Sachs) 的文章称，对美国和世界而言，未来数月可能尤为危险，因为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地位遭到削弱，面临的障碍增加，他精神上的不稳定将带来更大的危险。

未来几个月内特朗普手中的权力将显著减弱，原因有三：首先，特别检察官穆勒可能详尽记录特朗普及其家人、其得力顾问的严重渎职行为，且可能很快就会发布新消息。其次，众议院民主党人将着手调查特朗普的税收情况和个人商业交易。特朗普很有可能存在严重逃税行为，并利用总统职位，以非法手段为其家庭牟利。特朗普可能会无视或反对国会的传唤，这将为一场重大

的政治危机埋下伏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极端主义政客，作家伊恩·休斯（Ian Hughes）近期指出特朗普患有所谓的“精神紊乱”，这一疾病的患者会表现出厌恶、偏执和自恋的情绪。两位密切观察特朗普行为的人士表示，面对税收与商业交易调查、穆勒公布调查结果、日益增加的政治阻碍以及政治反对派，特朗普对现状的掌控能力“可能会继续减弱”。

特朗普任期戏剧般剧情的一大看点是，一位极端主义的总统能否违背多数美国人的意愿而执行一个极端主义政策议程。到目前为止，答案是否定的，且中期选举后尤为如此。然而，进一步受挫可能会将特朗普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目前特朗普还未彻底爆发过，但随着特朗普可掌控的空间持续缩小，这种情况有可能很快出现。因此，未来几个月对美国和世界来说可能特别危险。

美刊：纳瓦罗是特朗普贸易政策背后的“疯子”

纳瓦罗是特朗普贸易政策背后的“疯子”，他让敌人和盟友都相信特朗普有能力并且有意愿采取一切措施来让“美国再次伟大”。

《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期载文称，纳瓦罗是特朗普贸易战中最重要的领头人之一，也是看似最不可思议的一位，但他的确是特朗普贸易政策背后的那个“疯子”。文章摘要如下：

纳瓦罗曾是一名商学院教授，曾是民主党人，多次竞选公职但均以失败告终。纳瓦罗并未在贸易谈判中担任正式角色，也没有任何控制政策的实权，也不是内阁成员。他的影响力源于他大胆的意识形态与坚定的教条主义。他与特朗普在诸多非主流的信念上都存在共识，例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占

美国的便宜、激进的贸易政策能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贸易逆差正在拖垮美国，甚至会破坏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中不少高级官员也持同样观点，譬如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但财政部长姆努钦、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等人则不这么认为，尽管他们想让中国停止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并且开放市场，但他们认为阻断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既非良策也不必要。

在这场冲突中，纳瓦罗的作用是将特朗普更为极端的想法转化为现实，确保总统的信念不被削弱，官员们能将这些意在扩大影响力的叫嚣转变为用于谈判的法律措辞。纳瓦罗是特朗普“疯子理论”贸易政策背后的疯子，他让敌人和盟友都相信特朗普有能力并且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开始纳瓦罗对中国并不感兴趣，直到看到他夜校工商管理硕士班上的学生陆续失业。在纳瓦罗看来，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不公平竞争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之一。尽管，纳瓦罗并不会说普通话，在中国也没怎么待过，但他针对中国撰写了三本鹰派书籍，并拍摄了一部鹰派纪录片。

许多左翼与右翼的经济学家都表示，纳瓦罗在贸易方面的基本观点已经过时，并且他的观点存在误导性，或者说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例如，纳瓦罗曾表示，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将导致经济扩张。在某些情况下贸易赤字缩小的确会促使经济变得强势，但同时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是经济僵化。此外，经济学家认为，根本没有办法从中国抢回就业岗位，因为企业的供应链非常复杂。

纳瓦罗的复仇主义使他在华盛顿的经济专家、贸易专家和亚洲专家中鲜有朋友。但纳瓦罗依然凭此进入了白宫，而且即便是自己最偏激的立场，也能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不仅如此，二人在性格方面也有相似之处，这一点也令纳瓦罗得以讨好他那位以反

复无常而闻名的上司。

在竞选期间，纳瓦罗与罗斯一起成为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设计师。他宣扬“中国是个坏角色”的观点，提出遏制中国的计划。特朗普上任后创建了国家贸易委员会，并任命纳瓦罗为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传言称，国家贸易委员会最终将会与手握重权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起平坐，但做决定的永远不止罗斯与纳瓦罗两个人。姆努钦与高盛的科恩也加入了白宫，随后二人即陷入了有关贸易政策的恶斗之中。

曾经有一段时间，鸽派占了上风。科恩对纳瓦罗的侵略性举动采取了防守性措施，幕僚长凯利最终将纳瓦罗边缘化：国家贸易委员会最终被撤销，纳瓦罗被置于科恩的权力之下。但在此之后，鹰派开始占据上风。虽然，纳瓦罗目前已被挤出核心部门，但他给同事留下的印象是，为了能够遇见总统并向其提建议，他曾在白宫周围徘徊数小时。

纳瓦罗并没有致力于实质性政策制定或处理谈判。纳瓦罗团队负责的是“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这两项倡议。纳瓦罗称他的使命是“巩固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并在美国制造业中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但这么做会削弱他的影响力。纳瓦罗的权力源于他愿意全力以赴执行特朗普最不切实际的想法，就像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移民政策方面所做的那样。

中国方面是否被吓到？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感到很困惑。美国官员先是提出问题，随后自己又抛弃问题，相互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白宫内部发生意识形态斗争，国际经济团队缺乏经验，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无法确定美国的政策与目标。

纳瓦罗反驳称，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很明确：它正试图减少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增加美国的出口量，从而直接对北京造成威胁。他还称，这并非试图让两国“离婚”，“我们所做的只是保护我们

的国家免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侵略”。

也许纳瓦罗所言不假，但美国疏远了自己的盟友。一些国家表示打算等待特朗普任期结束。随着关税生效，依赖进口零部件的公司开始裁员，消费者价格也开始上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贸易战正在拖慢经济。与此同时，贸易逆差并未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

纳瓦罗说：“我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所有的贸易政策都生效时，这种趋势将会发生大逆转。中国一直在以最恶劣的形式从事不公平贸易行为。欧洲也是。我们正在与他们交涉，但他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看来战争似乎才刚刚开始。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